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

卷五十二

附録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陳膺遂

止齋集卷五十一

宋 陳傅良 撰

行狀

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狀

曾祖庠皇不仕

祖强立皇任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禄

大夫

父徽言皇任起居舍人

公諱季宣字士龍姓薛氏其先世家河東後從福之長溪廡村至唐補闕令之後又自廡村徙永嘉而光禄公始顯四子司封郎中嘉言敷文閣待制弼及舍人皆第進士昌言為婺州通判舍人從胡文定先生學以丞相趙公鼎薦仕於朝秦公檜相定和議舍人廷爭移晷中寒疾以卒母胡氏安人後十三日亦卒公六歲而孤撫於待制伯父長任以官公從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見故老聞建炎紹興初將相大臣趙張韓岳諸公事有當世

志而樂道其人年十七荆南安撫孫汝翼辟書寫機宜文字孫氏藏書多公一意講說紬繹絶不治科舉業有隱君子袁溉道潔少學於河南程先生聞蜀薛叟名求得之道潔繙六經諸史以觀叟叟笑曰子學博而寡要其相授受嚴約蓋如此湖湘間皆髙仰道潔公師事焉繇是益務自斂制充養蜀制置蕭振辟公為屬部將有狠訴統制者公當以犯階級法幕中或論縱之公以軍政爭不克謝去盡其禄直買蜀書以歸為鄂州武昌令

故太尉劉公錡鎮鄂渚公論武昌形勢直淮蔡今見戶三千五百弓級財五十人土軍十有九人宜早為備因陳屯田分戍保伍以寬民力之策會有旨營田一卒二十畒縣官盡征之公告鄂守宋佀孫曰是非漢屯田之謂漢兵民也使之就田豈曰不可今非惰游不從軍彼不素知田家事驅之縁畒必不樂曩時王彥營田湖外遣二十將潰者十有八而況盡征之乎且齊民在野環營以軍殆必爭利戍閎益戍夏口公曰宜戍武昌備申

蔣故樞密使汪公澈宣諭江淮公上書言自權臣執國柄士氣索然趙張之放莫敢尚德岳飛之死莫敢趨功今卒有意外之虞誰其禦之因論邊事甚悉及營田宜亟罷歲餘敵犯襄陽而還兵圍蔣甚急汪公問策安出公白以蔡要害得蔡則蔣圍自解成閔克蔡蔣兵果遁於是敵東道軍傅合肥王權退次柘臯李顯忠亦不利却成閔東為援公又白蔡不可失若乘勝拔穎昌道陳汝直趨大梁則廬兵不戰可屈捨蔡援廬是棄投機之

會為逋難之栖淮沔虛矣又曰敵空國來寇將泰故計也今我不可復戰惟當畫江固守而以竒兵遮擊脊尾阻前顧後勢且自沮與尸一决其禍必大初公試邑年甚少方天下無事豫陳邊備諸公唯唯未遑也居無何邊吏倉卒興發騷然紛絮遝孔子宫避戍將嘉魚壞學宫繕壁壘江湖間稍騖於武事矣公顧以和糴賊傷農三白郡解印綬去為奏罷糴乃已比寇至蘄黄以南列邑無寧居守令竊議内徙宦江湖者歸挈相望於道公

迺誼死守不去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一旦有急吾與若偕死敵民亦自矜奮三分其衆更壁縣下二總首帥輕舟守安樂口白鹿磯且乞師於汪公得甲三百樓船十艘氣聲張甚渡江來歸者數千家江西恃以無恐諸公繇是翕然稱慕交章繼薦汪公虛幕府官以待比其入也欲以公朝行在所轉運判官王遴劾罷信陽守檄攝軍事既解縣爭欲辟留滿考改官公並辭不受其後營田二十卒田二頃歲得穀六百石廩錢乃七十三萬

米一百八十石闊遠或數百里一壯馬負二石穀從以騎士詰大軍其費視民間買穀價相若士苦之往往道棄穀去又壅民之水利而掩其善田州縣莫敢如何營田終廢金亮既斃明年蔡果不守尋復議和朝廷於此亦棄唐鄧封略止於沔南矣蓋一如公言公治縣事為之經必曲折盡人心不苟作差役宿戒里胥披籍次第條二十餘家未差已差别為行且疏其强弱某堪一役某堪再役於其末自任某人某歲月序當役以付案

任之付録事録事任之乃差差已有訟不均舉其籍俾

訟者自覆視伍民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若干

隊為總不以其鄉分晝惟地之形便諸總旗各為色槍

仗皆中度舍姦有禁詰盜有賞其以巡徼遇非常死事

者為棺賵之復其家田若干租三歲總首得與令相問

報專達不關縣胥巡尉非縣檄毋得擅征甲士在邑五

日一閱官賦之糧而賞其最鄉惟所欲偶習於總首之

射圃毋贅聚其為士若大姓附編存之勿藉俾輸財與

力佐治戎器其將輸信陽也凡一千八百人致米九百石行必為陳日暮各以部曲相地頓舍以檜為壁鳴刁斗設伏公食飲臥興自同役夫醫護病者不偕至不宿府檄治呰屋百數區沂流二千三百餘里程日立辦公借材於縣人度長圍大而加償之賦鄉挽舟而五分之以居者之四共行者之一匠人亦各俾一鄉償其僦費舊財賦名色異為籍雜不可省察為都籍以提出入之要鈎摭侵姦以除無名之斂諸案事以其劇易分日久

近為旁行譜每以日加申稽知其決否故不決宿吏於次抄積不銷為走歷日揭其名數以便主簿者之鈎考而因察其惰民賴其便凡公意趣鄉輒鼓舞從之豪民衛仲堅王安道更數令不能役及是以次受代安道語人曰失令不為焉能頫首他令創鄂營八百架總隊請分事公約剪伐其所茅其所木竹應日而集縣有鍾吳二盜魁大府屢設方略永不能得公以誘總首王宗元竟諭吳降之為買田屋改業為民鍾滋甚俄斬之而至

信陽之役選徒鄉屬而邑二隊首固請從曰吾知縣出矣吾何敢處是役也露次不驚訖歸不惰道邊梨棗下無跡邊民謂閱過軍多矣未有若此肅者他所區處民吏皆化服類此調婺州司理參軍居五年用樞密使王公炎薦名公懇求之官不報於是上在位七年矣入對進三說一畱政本躬細務觀鞍馬以權為經本末倒植況動煩宸衷國論靡定權移近密豖職日輕降人侍從之虞毬獵固寵之術意有所偏患生不察願陛下以靜

養恬略小圖大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求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沉潜待時安往不濟其二冗官冗兵周官惟六漢別九卿自東都有尚書六部唐置内諸司使增員浸多有職蓋寡諸路帥臣在古州牧國朝以來置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提舉常平茶鹽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别置都統制牧伯之任分為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各行其意臣之所謂冗官

此也唐方鎮之兵今廂軍是周世宗及太祖皇帝增置禁旅今禁衛與諸州禁軍是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帥藩係將禁軍是太上皇帝收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大軍是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為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為隸役臣之所謂冗兵此也茍得其道更張不驚願陛下處之何如毋憚難也其三虛稅武昌絶戶屋租屋亡而租在德安岳飛牛租牛亡而租在永嘉海溢濱鹵之田田亡而租在凡此宜悉蠲除以

惠貧下當是時上志在中原王公炎方數進見語合驟登用薦公甚力公未至則謝曰聖上天資英特群臣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聽今俗皆曰中庸大學陳編厭聞然物不兩大心無兼慮天地之道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舛先後之序而却施之雖復中夏猶無益也比至王公再見縱談邊閫事公曰既曰論兵竊嘗評以孫子始計之書未見其可方今人人異意不可謂道

災異數起不可謂天以江左爭中原不可謂地以貪御驕不可謂將將不恤士士不安將不可謂法集一圖九古人寒心求之時賢誰能辨之況今三衙御前舊卒略盡江南白丁何以持久常米錢米在所虛數以此餽師其能繼乎兵驕民困或未免蕭墻之悔即幸勝之方上勞廟筭伏惟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如曰上獨斷耳去位可也又曰天長可以入維揚清流可以向六合淝水可以下合肥北峽之隘盧江之徑

武昌之近新息秭歸之北商於子午南達梁洋岷洮東近威茂用兵所經忽不之備然而獻計者但曰無患非偷則狂有旨改宣義郎差知平江府常熟縣明年大臣數言上復名審察公固辭其友人秘書省正字劉朔以君命相風厲公雅意廉恥道鮮自一介不宜菲薄遂白丞相陳公俊卿曰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酇侯身追亡將移漢祖嫚士之習古人格君之業於是乎在有如假令以匹夫之節一感上意亦足以

報陳丞相免虞公允文相益趣發不懈自名命下公請之任六七不報又請奉祠不報積十有八月而後就道至數日則欲引去侍從有留行者除大理寺簿方虞公銳意於事一時言利言兵自衒鬻者甚衆守經不阿或被罷斥公見之晚猶兾幸一改聽始從容引番吾君說趙相國公仲連事諷以功業缺然咎在進賢未廣置助不善丞相亦矍然為敬頃之乃反覆切論徼功太速興事太輕速無遠槩輕則中廢經濟天下當與天下士圖

之鄙夫嗜利自市試跡前事今皆反繆願公易慮勉終毋為後悔㑹江湖荐饑民流淮甸邊州又有言歸正人相屬者上命帥臣漕臣共安集之逾月奏不至丞相名公問所當施行俾條列將議遣使公惶恐謝不敏且淮事難踰度固以問因疏數端一責成帥漕毋以遣使使者所過州宿留循行未周已及春夏二新民未見便輒勞苦州縣百役為是懷故鄉無長居之心似宜略如孫吳屯田都尉故事自立營壁他縣使勿與三宜先定要

東誠以闢地而已縣官一無利焉悉以故陜西弓箭手法復其租四歲穀既登漕司致布帛茶鹽凡民所須率令穀價視物價稍昂以傳糴就藏屯所為後備因言若辟屬吏若移用錢米若括隱田兹事體大必遣使非選擇重臣持節漕帥州縣何以協使翊日有旨以公將命淮西公即言流民或前散寓山谷依人姓閙令使者出必相攜待聚城邑仰食於縣官卒有累萬之衆將安取給且請以淮西諸州縣係省不係省錢一得以便宜調

度朝廷尚難之公重謝不敢尋得旨以見錢米一萬緡
二萬石行不足用聽次第以聞是歲乾道七年也十有
二月八日公至合肥明年正月抵齊安布宣天子勞來
德意分遣才謹吏循問大抵安豐以東來者略已隸主
戸矣即撫勿徙沙窩以南稍稍未有適鄉公親履阡陌
間審度山澤曠地以為合肥廢圩可因以設險斷棚江
保巢湖而舊黄州古郛城也路直亜狐置莊旁近異時
冦不能潛師徑度廼與安撫趙善俊修復三十六圩且

於舊黄東北置二十有二莊居之凡合肥户三百四十有四口一千九百九十有六勝耕夫八百一十有五為田三百七頃八十有四畝齊安户三百四十有一口二千一百一十有一勝耕夫六百一十有四為田四百四十有四頃五十二畝率户屋二間二夫牛一頭犂耙鉏鍬钁鎌刀如牛數三牛犂刀一毎年二轆軸一車其受田人種子錢五千其家以口老壯少為差賦米及秋止凡費錢緡二萬米石六千而壽春歸正及自古若為隷

農於大姓者亡慮振業三千八百餘家要約明具器用
便利廬舍有伍疆場端正場圃牢牧陂溝路橋悉皆治
修病醫死葬所謂輒得遷如歸居廼請還始入臣白遣
數人各試其備邊計畫往往設飾為辭以上功八子雖
不盡然之姑惟闊略庶幾或報効公之行也至固始求
所謂北歸人者凡一百十有二家皆土著數年而新附
者才五家光守宋端友吏以舊戶比新戶詭為奏甚者
賊殺歸人掠其善馬公即劾奏端友謾欺時端友進資

環列根柢連附不可撼動人皆危公奏上天子獨怒下其事於理將窮竟問治端友暴以憂死縣是頗疑邊臣亡狀而所白遣大臣類無欲得事情之意於公齊安之請還也命覈麥田留累月覈已又命視鐵錢事公歸對卒展罄所見聞復上首論州縣田薄甚具而淮地實不加闢臣諏其故大抵主戶占田一畒數頃輸租僅斗斛耳而履其產彌日不徧既不能自耕又害他人耕何以聚人保境宜合刻請以徠遠民來者務得居者患失主

客力競將無曠土再論今邊郡田野荒蕪勸墾文具總首空設蒐除苟簡循淮而南則有和糴則有鐵炭則有建康草料之征勞遠虛邊以資江左守將數易以苛繼苛一郡三邑二令朧慣險阨非一不過合肥歷陽居巢三戍夫以陛下規畧而稽誤至此或者外治不可成歟臣愚妄意推本自夫不計而謾為而後外以鹵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寢號為責實未免徇名則趣辨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却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

輩誕謾者敗而不誅諛悅者察而不去言既上壅人多自營宵旰十年觀今何補臣謂内治不修無以整外惟望責宰輔以坐論其原收賢材以博圖其緒兼聽虚受以通壅閼朝廷正則疆埸理矣唯陛下留神三論左右之人為欺囊槖邇為援則遠堅大為間則小肆彼其伺候辭色占揣意嚮開闔將迎莫狀其巧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退人物曽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孚號揚廷雖出睿斷喜怒氣焰已歸私門齊威之强

不在阿即墨大夫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毀譽無證刑不行馬胡能禁欺陛下誠幸聽臣無自立我收骨鯁棄軟熟察此非難廼悉數骨鯁軟熟情狀上極開納讀奏至齊威事進曰臣觀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曰正待理會公益口疏治邊非是曰買馬亡幾習至盜馬敵將寄聲問故卒索歸之國家何至乏此而自傷體若是詔即罷買又曰日城淮郡以臣觀之未知守所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廼者

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歷陽尚壁缺而居巢庳陋如故廼聞有靡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乎上問千秋澗何若對曰始臣行時方冬水落澗不勝舟比歸夏潦時至江澗合流渺然矣是將焉用上曰澗亦險要對曰若以兵法言之漸車之水足以制敵藉此為險無乃不可又曰外事無足道咎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儻因貌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

曰近或以好名棄士臣伏思念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
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
鄉不立上悅連言極是於所汲引士皆旌賞先是上即
道遷公兩官又除寺正有自邊來覲者則曰薛某凡可
為國知無不為而又注意傾洽以聽罷行如響故諱缺
失者相目矣數日除知湖州朝辭劄子論科折不明示
數輸送不即除籍及祖家分鎮強邊之法曰陝西為五
而統於永興河北為三而統於大名有塘濼方田稻田

榆塞為之險城堡寨鋪為之防弓箭社弓箭手番族熟戶為之羅落他路迭戍悉受節度幕府州縣難所辟差自种折二氏外別師則以三衙若三司使都轉運使為之能績效驗入備政府夫地分則守固勢連則情不隔權壹則足以有為賞明則知勸光堯中興沿邊置鎮茶鹽之外舉推與之將以固圉計亡易此臣願按行成憲衆建鎮守統帥輿帥不限文武忠智是使且無拘闕文無要小利無以日月為斷卒章尤剴切曰方今訧媚成

俗舉世尚同汎觀設施謹曰盡善偏辭先入異議不繼
百辟盈庭幾成孤立是日奏罷上留語良久公將退特
温辭寵藉之大旨謂書生姑息而辦事者以苛為能煩
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對曰臣學於師以事陛下唯
中道爾上曰如此朕復何憂公至郡踰月戶部奏言諸
州經總制錢皆出場務酒稅雜錢分隸以納今多隱餘
分隸不盡得自便恣用請更為令監司給歷州縣以凡
日收錢摭實係歷分隸否則劾聞令下吏相顧莫敢建

明者公獨首奮為當路言之其畧曰舊額凡雜納錢以十分為率分隷四為糴本六為係省錢其後廼始增以二分分隷總制錢是時州縣未病之也然亦寖尋於奇羨矣久之乃裒羨錢校數歲之最為額以十分分隷之七為總制增稅三為在州錢愈非舊比也復積有上供月樁大兵打船修船六分贍軍移用降本竹木等錢科色不勝繁矣而隷額如故既不足以應計且歲費彌廣郡用彌匱由此場務罄空以取羸雖有奉法吏思以寛

弛予民而不得騁若復隸額外之征掇其强半官吏自救不給民病甚矣且以湖之都務糴本係省初為錢二十三萬五千六百有奇自總制之起為錢五萬八千九百有奇與故合猶日課二十九萬四千餘錢而已重以七分增税為錢三十五萬三千七百有奇又重以上供若大兵之須凡四十萬八千錢有奇使令且共得八十萬錢以充入經總制之額其餘為上供諸雜須錢且患若不足況不盈此鄉所謂係省在州之數悉闕亡有約

此推見他莞庫盡然郡將安仰如不得已宜以日收錢
先椿上供諸雜須之餘廼條歷分隸庶或可行不然不
敢奉詔版曹恚建郡胥俾持條法詣曹自解公辨益力
臺諫官感發相繼疏爭之上廼寢前奏湖無苗米饟軍
歲糴七萬一千五百餘石為緡錢二十一餘萬自添差
武臣路闕下至進勇効士一百七十有一員軍員五百
三十有一人其廩稍為緡錢距二十萬以他經費合往
歲凢用緡錢五十二餘萬舊制烏程歸安二縣折丁錢

歲十三萬緡七年有旨減折丁錢大半其已全輸者聽以明年除之是歲所失亡十有餘萬而大農和糴六萬石以銀交子高估徒欲用錢二千省得米一石郡不忍裁市直則當補錢萬六千緡僦載之費不與焉益以就祿八十有三人闕啻為緡錢二萬明年郊視進獻賫予之幣齎亦以二萬數凡增費十萬三千餘緡以亡加增大都缺緡錢十有五萬公曰是雖劉晏將奈何亟請於朝乞以市直償民糴乞以折帛紬絹錢撥除折丁錢乞

汰軍改徙寛郡乞節冗長差授在郡裁三四月自抗論分隷後軍執拒大事累數端日與權貴征利者為敵雖或依或違郡民少蘇而不能平者滋衆獨隷天子簡記所以見覆護甚至始公嘗薦其人有材識他日其官缺員宰執擬數姓名以進竟擢其人為之郡丞趨時好干政引章避之為是他丞嘗遣中使有所廉察浙西諸郡獨不入境用是故不敢輒動危之然公歸志決矣即稱病請奉祠三不許會除代一月章五上已又旬四上改除

知常州公方鄉用人人期待行所學不數月久勞於外
還七日廼出守守七月罷罷歸之百日以疾卒年止四
十邦君朋友曁後學哭之過乎哀四方賢大夫士千里
交相弔也公之學莅事雖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
然立必嶷然視聽不側欬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
書及造次訊報字畫不以行草几篋筆研衾枕屏帳皆
有銘毫氂靡密若苦節然要其中坦坦如也故其寡欲
信於家行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公自六

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搜研采獲不以百氏故廢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或者疑公之博蓋有所自得精一矣名流問質或往復累數百言旨要無二大抵以古人小學神而明之大學之道傳遠說離故漢儒守器數章句名家小知穿鑿異端之徒乃一切屏事忘言後巳高論虛無而畢者滯物卒不合合歸于一是為得之讀其書知其為博之約也公已不求聞達於人有一長薦稱

必備居官不出位遇大事義所當為斷為之嘗掇拾管樂事為傳語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為徒誦語録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公患五代史缺略修之亦未就若陰符握奇山海經古文道徳經焦延壽易林及劉恕十國紀年莊綽揲蓍譜林勛本

政書姚寛漢書正異之屬皆校讎為之叙其文精確趣實可以濟世其經說不並依先儒其校異書必解剥其不正者娶孫氏父汝翼也初汝翼與舍人友相得舍人死汝翼遺書待制自言吾有女才且淑異日宜善事夫子吾將以室起居之孤比歸公婦行皆應書公卒其友人張淳欲悉遺衣服以斂書銘如古法能俛聽蓋不失公意云一子曰沄補國學生公以卒後之百四十有四日十有二月壬申葬於吹臺鄉慈湖之原傅良丙戌丁

亥歲受徒城南公間來過教督之明年謝徒束書山間
屏居公又過之問治何業竭已所已得對公曰吾懼吾
子之累於得也即詔曰宜若是歲己丑冬遂往依公具
區滆上卒學節次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洛今其中
明年秋試太學公適赴名於是鄉諸生及他邦之友咸
在又日相與從公居游凡七八年間違公久者惟公使
淮守霅川時為然然亦率不一二月書命輒至至則具
道所言與行事故世多知公詳莫如傅良今取其出處

事言之大關治道學術者為狀餘不著謹狀

福州長樂縣主簿諸葛公行狀

曽祖考𤩽　妣朱氏

祖考原武翼郎　祖妣張氏趙氏並封孺人

考純廸功郎　妣趙氏

公姓諸葛氏諱説字夢叟琅琊諸葛自會稽内史恢别為浙東之族後稍徙嚴陵永嘉族葢嚴從也或曰新安譜亡弗可論次公大父娶城南張氏以諸子從其舅學

所謂草堂先生以八行應書者也繇是閩郡賢士大夫往往多諸葛氏師友婣婭公幼陶染諸公間已岐然度越行輩益自勵讀書著文窮夜旦不輒休既冠入太學再薦登紹興庚辰進士第方待嚴州司戶參軍闕丁廸功公憂服除授台之黄巖尉復丁母氏憂公故負當世志學不為章句訓詁淺事務見於施設比罷兩喪謂禄養之無逮命之不偶也於是名其園曰艮園室曰傃室以其學力行於家輯柔其族而厲其鄉人久之上下交

孚子弟無少長咸視公習謹而麗於善莫之或肆里並大海其商海自給者率剽悍廼時以所不平就公決質之惟一唯否是定郡之東南隅廣斥易恐截然倚公為巨防而公亦任其戚休非衆同欲謁不至郡邑凶年艱歲縣官有卹政為守者率需公至為方畧公白事當若何費當幾何立聽行之然他鄉部未有條而東南隅若干戸少長秩秩然蒙惠矣紹興之季年也防海隆興之甲申賑疫丙戌埋胔乾道之庚寅辛卯食飢壬辰築埭

皆其小試微見者也往年余與薛叔似象先陳謙益之
俱會行在所私相語為授福之長樂薄公重違吾黨意
强起之官是時前丞相史公帥閩部丞相閱人熟不輕
以獄訟畀屬吏雅聞公賢數諉以事公以理平決不視
大府意所疑信為非是丞相滋相知延之幕中幕中故
盛賓游惟公自一話一言無裨補不出諸口丞相自喜
晚得士禮以已敵且率當路者薦之朝而公死矣實淳
熙元年正月庚戌也公平生燕寢無惰待物不矜莊施

交際語唯恐傷人聞或為不義必反覆鐫切不但已雖
行百里從一僕持被飲食屢屢無乏所以周鄰里朋友
則不問費室事一切勿理趨公事未嘗不勇决也年且
五十德日加修講問日加切余嘗見公暨張淳忠甫夜
論學自叙讀書二十年得一健字余輒從旁歎公健天
德也盡求其本公云云旦日忽挈余手出曰吾固深省
於疇昔之言余竊自恨規意之淺也比將歿猶校雠儀
禮家人不知其甚病也厥明盥櫛已遽索紙書遺友人

以訓其子爲寄更以一紙書吾他日將族葬必擇寛地問法於伯忠甫又以一紙書吾弟兒女多以其所田若干畝盡歸之適劉氏姊薛氏妹具有缺以田若干畝歸之已呼其子耕來曰汝行之毋敢違戒又曰語汝毋屏毋來前也一家始大驚頃之長樂尉之書至還答如平時又頃丞相遣客與其子至亦將迎如平時客出大門公目已瞑矣娶徐氏一子耕也享年五十有易論語說若干卷碑誌詩文若干卷耕卜以三年十二月丙申奉

公葬於黄嶼山以狀來請始余聞公誼甚髙未之敢請見也寓城南有題曰里弟諸葛某之謁入余愧歎袖謁走出見遂辱與為忘年交將何敢辭以余所見聞公居鄉試吏建民利甚衆夫人有一事則以傳世要之於公不足道故道其出處進退死生者為狀

國子司業何公行狀

何氏郡大家别為二族諱溥字通遠官至翰林學士為百里坊族公諱伯謹字誠夫官至國子司業為城南族

翰林公試禮部奏名為天下第一百里坊之何於是始大而城南何氏自諱其生四子金華主簿子發為宣和間進士子達子謨同時為太學諸生子達晚授官累封至朝請郎公以金華仲子來為朝請後復與其弟青田令伯益同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公卒青田之子叔恍與其三從凡次常又為同年進士蓋以儒生賦禄三世矣論之雖繇文詞以孝睦為本往時金華蚤世朝請撫其孤教之有成是為青田令青田復早世公撫教其孤

如朝請今竟成是為叔忱也父子以善託孤起敬鄉黨則何氏之世其家有以也公信厚靖共務不暴白宦稍達皆循次平進不自意得而世之奔競沽激速化之術不但不欲亦誠不能也由國子博士攝尚書郎出知饒州罷起知廣德軍以朝請年九十餘丐祠不行丁朝請憂服闋除太府丞是時上方更用一二執政闔朝士詣府稱賀致辭已而顏行前論今進退人宜誰先則皆曰若何君不當久居此官已而改大理正不越月真除兵

部郎官駕幸學於師儒選甚遴闔朝士相與語則又曰
上既用其人其人矣必將用何君明年除司業以余所
見士入朝不為衆娼忌顧蕞幸其遷官鮮有如公者觀
公羣居平日寡言笑初無以悅人也每進對論事具以
質言不好立新奇自以學官至為郎凡三四對所上十
餘奏大要以當世之患文勝而實不足比年臣子為陛
下豐財繕兵嘗試不効者類多誕謾無補事情方今慕
漢宣帝而賞罰未盡當其功罪俗何由變末論久任曰

以競進之人為自營之計望其實課績猶卻行求前也在饒州江西諸郡皆旱甚往往諱不悉言上公以戸口若吏卒之稍食計見廪實所欠為米十有四萬石乞諸朝有旨予三萬公連奏不已更奏月椿為緡錢十六萬折帛十二萬綿絹六萬二千匹不蠲民必重困禾且熟猶自疏力不足救荒當罷去永嘉不宜蠹民歲輸絹以貿絲旁郡為苦轉運使將以桑土例槩數敷和買絹公適在度支持不使下有建造二百艘者宰相以為問公

懇言温瀕海郡木鐵皆非其有為損其半平生不多見
設施於其一二足以發明公之所存矣豈所謂徒文具
無惻隱之實者耶以某年某月日卒於官年若干娶某
氏某氏俱先卒又娶某氏子男三人叔愿廸功郎叔謀
叔振女三人長適某次適某次許嫁某叔愿以某年月
日葬公於某鄉某里之山來謀於某曰先君辱知於今
參政周公厚嘗惠許之銘不肖孤自惟念設不獲執事
之文以藉手則參政公將誰從而信予之某不敢辭遂

為之狀

止齋集卷五十一

止齋集卷五十二

宋 陳傅良 撰

雜文

民論

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易圖者亦易應難見者必難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揺慘於敵國之變其變之遲者其禍大而患在於內者必不可以復

為也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嗟夫民而至於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夫秦之先蓋七國也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薦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并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皇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為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磧石頸繫百粵而卻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天下舉無

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視於崤函之上而海內晏然者萬葉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覘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氓隸雲合雖邯鄲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嗚呼秦以七世而亡六國而六國之民以幾月而亡秦以秦之强不能當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人君不得已而用其民以從事於敵國可不懼哉

舟說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凡治大舟其檣以負颿欲其屹乎其不撓也其颿以彍風欲其鶱乎而不靡也其柁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殿奔也其磴以柅乎艫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櫂若篙以櫂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篷以却雨欲其績密而厚也其艄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於川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匯洑枟亂石

晝晦冥大颷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杙以檣之裂席以颿之續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蓬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為檣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為颿截乎其所守徑乎其所趨為柁正於動引而不發為磴其人宜師其人宜

友擇而附麗焉為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櫂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篷峻整以遠其侮焉為艄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於學驟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罷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說

責盜蘭說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

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於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為鼠鳥有似鳳赤紫相間吾得以辨其為鷙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珷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彗焉而灑葉修焉而特吾乃薙茹蘆剪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乏蘭之德猶如其臭茖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

以自欺深其僞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宫舍汝何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袪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瑞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不香亦何異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墀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賢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讒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

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效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圂樊

戒河豚賦

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怪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

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

蹄吾為之銜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
且噬也機與穽足以備也蛟蜧可驅兮蛇虺蚖蜥可避
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
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
以甘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也人
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兮不在乎
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兮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悦
而陷兮彼則陰以其恚也滅殘忍以為仁兮文嫵媚忌

也甘我以言兮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冀兮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鴆兮幣帛饔牢吾餌也吁嗟乎受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馬兮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兮武賊養以媚也盼河豚其弗戒兮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若子豢安兮擲天下於一試也

文章策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也不以文論人也

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為法也是故文非古人所急也古者道德同而風俗一天下未嘗惟文之尚也學校進士無文教也鄉黨選士無文科也朝廷爵士無文品也士之有文皆涵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熟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是故雖其所出而非其所為雖其所有而非其所知文之在天下郁郁矣昔者嘗疑夫子於詩之三百篇斷之一辭則曰思無邪夫易也書也春秋禮樂也皆其無邪思也而聖人獨及夫詩蓋思而得之聖人

謂是以為天下之文也出於數人之手非一人也出於數十國之風非一國也出於數百載之間非一世也或出小夫賤隸非止於學士大夫也或出於暴政虐世非止於寛時暇日也而其辭其義粹焉一軌上之化深下之化厚固如是也嗚呼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射策之晁錯不如木强之申屠談經之公孫不如戇愚之汲黯自漢以来甚矣文之日勝而士之俗日漓人才之日㢩而國家之日不理也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

也詞辯之工而事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罷識之淺也吾不意夫文之為天下患如此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墓之誚在當時固不免嗚呼他何望哉愚方惟是自獻而先生辱問焉故愚不敢道其末而願聞其本惟先生賜之

守令策

古之天下無冗官亦無窮人無倖法亦無怨吏夫官不濫則人無滯歎法不屈則吏無濡心勢亦然也而官若

是其甚簡也歟奏實興又若彼其衆也法若是其嚴也黜陟用廢又若彼其果也以甚簡之官待人才之衆以甚嚴之法行賞罰之果而人無滯歎吏無不滿之心何也上之人無愧則下之人無憾也用者必公則未獲者不敢議也顯者必賢則繼者不敢覬也內之者非所昵則所外者不敢浮也遠之者非所怨則所邇者不敢偷也是舉天下之官皆可以用人抱關擊柝府史胥吏士不恥為也嘗觀周公立政之書論文武得人之盛而至

於夷微盧之烝三亳阪之尹皆有常之士而其選無異於三宅彼皆遠方也皆卑職也遠方非要地卑職非膴仕而天下之美材居之宜亦有所不安焉而莫之問者何也有君如文武非棄才之主有臣如周公非蔽賢之相則遠之非疏之卑之非薄之也且夫周公大聖也天下所共知也而諸侯無伯則出為東伯六卿無宰俯為冢宰畢公大賢也亦天下所共知也而周公不沒則未得以為伯則未得以為監商聖如周公而下闕人也則

降而為之不以為辱賢如畢公而上有人焉則淹而留之不以為恨天下之不聖於周公不賢於畢公者又何擇也愚故謂今日難於久任非誠難於久任也難於外任非誠難於外任也以古之官視今之官則今冗也以古之法視今之法則今倖也以其甚冗猶苦其不足以其甚倖猶苦其不平無他下有所要者上有所畏也用者未必公人固不恬於退也顯者未必賢人固不屑於小也內之者或所昵人斯競於求也遠之者或所怨人

斯難於去也夫如是則盡令之官應令之人廢令之法娱令之吏天下日愈嗷嗷矣嗚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令日遷其守明日易其令其擾則妨民其費則傷民其無意於留而苟簡於治則弊民其自以為亟遷而求足其欲則又困民故夫吏之便民之病也有便民之法而又有不便吏之憂愚所不敢知也故凡執事之三策愚不暇憂而所深憂者上有所畏則下有所要也

收民心策

漢文之仁不在復租而見於復租周官之仁不在荒政而見於荒政武王之仁不在散財發粟而見於散財發粟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厚天下無窮而見於卹天下者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無所不愛之心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乎此夫媒人而盛譽之人不以為喜役人而強飯之人不以為德何也媒之而譽之吾固有所私也役

之而飯之吾固有所利也故夫一譽之及必謝者必其無所私之之初一飯之施必謝者必其無所利之之素聖人之仁形見之日而天下吾戴者非其形見之日也其心無所事於形見之末而所名之速則形見其機也昔嘗怪宣王咎已之急辭罪歲之觖望夫咎已之急辭生於自治之不足罪歲之觖望則又窮焉而尤天也而中興之雅實先是詩序詩者顧以為中興之根本何也彼其心未有係天下之心也宣王之機所藏者甚微而

澤之及人者尚自淺也藏乎中者甚微非力久則未易
以著而澤之所及猶淺則亦難乎遽孚雲漢之旱宣王
之惻怛忠愛一旦而大彰彰焉天下以是為文武成康
之心也車攻未作復古之業就矣不然遇災而懼漢唐
人主如此者總總也彼其令下而民玩而此則速中興
之功未可以言語及也人皆曰雲漢之旱中興之福也
無雲漢宣王之仁不加損有雲漢宣王之仁亦不加益
而中興之機也是詩也故嘗為之說曰商非興於解網

而實興於解網周非興於扇暍而實興於扇暍宣王非興於遇災而實興於遇災聖人之仁不外假以收天下而天下之歸心則嘗有俟也天地之德非止於雨露而物則德天地之雨露父母之恩非止於乳哺而子則恩父母之乳哺也愚固為今日賀而為吾君勉也方今版圖未盡復也主上踐阼以来江浙之間飢饉荐臻水旱相仍固斯民病也而聖心惻然勤恤民隱下減租之詔遣賑飢之使卻免錢之請又斯民幸也愚則以為是宣

王中興之機也嘗讀孟子至於鄒魯之鬨有司死焉而莫之救孟子以為是凶年不發之報而不可以尤民至梁惠王移粟于民勤矣而孟氏又以為非先王之政夫飢而勿恤穆公固有愧也飢而惠之惠王稱無政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為者非也迫而為之而不反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鄒之治責梁之治梁之及民末矣愚故因鄒之失賀今日之所以得以梁之所未至勉吾君大之

章子林子名說

古人之名惟所遇焉斯取之矣非擇也商而上迭以甲乙命蓋雜糅而無章至於周諱行而名始尊然曰顛曰夭非美辭也而取之以名春秋之世猶不厚乎名衛有石惡宋有伊戾齊有陳逆楚有屈蕩周有史佚夫數辭者皆人之愧焉而至不美者也而取之以名展禽解狐若是者則有取乎物之賤者以自名下漢晉士方以名相高唐以來士無陋名名美而人才日卑嗟夫專於其

内而不張於其外急乎其外而不勵乎其内古今人之異也宜哉吾友章子林子皆恥夫擇名之不詳而請更於予予何吝於名哉而二子之請甚矣其非古人之意也名不若人汲汲乎求治之心不若人姑徐徐而已耳盍亦反其本乎雖然二子以自治之請予又何可辭之於是名章子曰用中林子曰毅章子愿而固林子弱而浮以其名之得微中乎心夫二子而由是焉反之斯名也其猶二子之益友乎里名勝母曾參不入彼里名豈

足以涗吾孝哉而君子亟去焉亦合内外之道也然則二子之請於予予不吝於二子雖非古人之意是亦古人之意而已矣

朱甥子臧名說

吾兄有朱甥者每遇予持尺紙拱而問名焉予曰爾何若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而以丘軻自號焉天下莫之予矣是故古之為名姑用是焉別稱道而已矣賢

否不問也爾何名之問也雖然童子而知問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為也故患莫大於無識學莫強於自興爾知重而名則必知重而身矣噫是念足以為善矣吾故名汝曰子臧而猶未汝字越十年吾將汝考焉而不負吾名字汝未晚也

止齋集卷五十二

止齋集附録

樓鑰神道碑

嘉定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於朝天子歎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録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他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

鄉澍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
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邃於易教授
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髙勝其於學問心悟神解而苦
志自勉精力亦絶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於心者興化
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户參軍攝教官得公
程文以為絶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髙開門授徒於
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李宣見公問所
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

薛氏後又相從於渦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
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隊淵梅潭即仙
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
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
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
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
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
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

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已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㢢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韋布而名動宇内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外國視前賢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歛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

薛公叔似鮑君繡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鴈之禮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會太學録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録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

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亦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亦悉心裨賛不事形迹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陽軍閒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斛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

兩屬力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温儇者賛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黃公裳之詞也

兼實録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賛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盖嘗賛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閼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

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
傳之法今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矣
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
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
廟堂而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
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
曲盡事節犯顏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上雖
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

授秘閣修撰嘉王府賛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謂可以行素藴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元官再畀祠禄遂除泉州以病力辭至再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

上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

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轍廸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廸功郎監鎮江府湊口茶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廸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熈次適廸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月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

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於鄉曲述作擅於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蓋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

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白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税額熈寧用事者始取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他雜徭熈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樁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與

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榷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贓罪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敵人蓋天命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於此但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襃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為寛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蓋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於養兵又莫甚於江

上之軍故每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
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
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
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得乎都統
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
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寛民力矣轉對
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
詳升降以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

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户長壯丁而取其錢令隷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不得不壊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熈寜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稽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闗熈寜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税而耆户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

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令士大夫恥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

未足以盡寛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
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
不如身丁切於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舉而行
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於用若其封還詞頭遇
事輒發未易悉數如請還黄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
給興程瑀以為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
之去留呉挺之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李逢原
二者源之貫盈幸不及誅忽除内侍省押班瑣闥攝事

者繳章五上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為書行公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逢原麄暴恃有奥援所至兇横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閒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内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

其鋒者公神色不動来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賛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閤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禄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駁之再

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駁章且曰樓鑰駁章委
是允當始知臣失於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
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銜改揮使有司無所
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追寢御筆
仍正臣鹵莽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於時致
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
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吳獵蔣礪楊炤在朝則
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史茍知其賢不復以私

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群書而於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願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後之書迨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挂衣冠視蔭幾何知公為最詳若畏避而没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槀未集而

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賚寀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錀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稿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未嘗

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鑰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學之淵閒氣所鍾挺生斯賢向舒金玉游夏淵源群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經世澤民齋志終焉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之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銘鐫

蔡幼學行狀

公諱傅良字君舉姓陳氏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之帆遊鄉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皆有隱德考彬深於易學潔行自晦鄉里稱為長者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公英邁不群彊學篤志其為文出人意

表自成一家人相與傳誦歲從游者常數百人宗正少卿鄭公伯熊大理正薛公季宣皆以經學行義聞於天下公每見二公必孜孜求益修弟子之禮一日與薛公語恍然若有所失乃獨潛心易論語二書求古聖賢所以窮理盡性之要近思深探弗造其極致弗措也既而薛公客晉陵公往從之薛公與公語合喜甚益相與考論三代秦漢以還興亡否泰之故與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講經年而後別去

還過都城始識侍講張公栻著作郎呂公祖謙數請間
扣以為學大指互相發明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
是歲乾道六年也其秋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曄雅聞
公名親訪公於所隷齋見其二子且即以公為學諭俾
為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故事因辭芮公不可公遂謁
告去從容天台鴈蕩間益究其學越二年禮部以名聞
孝宗方銳志治功慨然慕唐太宗之為人於是臨軒以
太宗事策新進士公對言陛下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

喜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是以十有一年於兹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且以太宗求諫崇儒等事反復規諷其言深婉切至有司奇之將請寘第一或議不合猶在甲科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其文流入外國授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未赴參知政事龔公茂良為孝宗稱公之材特除太學録車駕幸學改承奉郎居歲餘力求外補吕公方在三館謂公曰盍少留公曰出處之義不敢不謹其始也添差

通判福建丞相梁公克家領帥事委成於公公為之晝
凡一路若郡所當興廢及訟獄之曲直一裁以義無所
回屈彊禦者不得售其私始忌且怨州人有方在諫省
者論公罷之居二年主管台州崇道觀又二年差知桂
陽軍又三年乃之官居閒既久日覃思於六經將有所
述以開後學一室蕭然與士友終日澹如也治桂陽首
為教條戒其吏以徙善遠罪諭其民以孝弟婣睦人感
公德意不嚴而化蠲民宿負及縣月輸之未入者凡廪

藏受輸以例取贏者悉裁之明條目簡文移縣得達情於郡而吏無所容奸郡計自裕嵗小旱預出錢糴於旁郡置數塲以糶糶已復糴循環不乏又聽民以薪易官粟或就役於官食其力民無飢者連帥潘公時以緡錢五千助糴公益以郡錢立式貸之約嵗登償及期不復索光宗受禪除提舉湖南常平茶鹽去郡老稚遮送不絶明年就除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子孫者率以異姓為後吏利其貲輙没入之公曰使人絶祀非政也況養遺

棄固有法存其後者幾二千家潭州常平粟且四十萬而全永道等州數絶少無以備歉歲公曰移多益寡使者職也既掌漕猶攝庾事乃令諸州各留歲運粟以益常平以潭之常平代其輸郡告之者減其送漕司之錢民輸折苗錢重為損其直潭州儲州市酒課歲嘗至緡錢二十萬遂以配於民為額公攝州事按舊籍頓減之民得少紓改提點浙西刑獄過闕留為吏部員外郎論對奏言藝祖皇帝垂裕後人專以愛惜民力為本熈寧

以来用事者始取藝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他雜斂則熈寧以常平寛剩禁軍闕額之類令項封椿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斛斗十八九歸於綱運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敵人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

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為已任推行藝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無異則中外為一體中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上從容嘉納謂公曰朕思見卿久

矣卿學問深醇著書必多可悉以進也遂遷祕書少監公進周禮說以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為目目各四篇兼實録院檢討官選兼皇子嘉王府賛讀公以為王者之學經世為重祖宗成憲尤當先知乃纂次建隆以來行事之要為王講誦大旨每至立國規模必歴叙累朝因革利害附見其下本末粲然如示諸掌紹熈三年十二月擢起居舍人四年正月兼權中書舍人先是上少不豫群臣奏請或弗時決公言一國之勢譬如一身少

有壅底便生疾恙若今日遷延其事明日阻節其人人心益玩主勢益輕設有姦憸乘時為利則中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可移雖是擅傳旨揮將亦無從覺察陛下何不務自寬大以怡精神出則從順動之宜居則享燕間之福而乃徒速無故之謗且貽萬一之憂哉又言人主不自彊則讒間迎合之計得以乘之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事功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

有以勿問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勿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疏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給事中萬嘉王府翊善黃公裳以封還除目改兵部侍郎公言給舍封駁是謂官守若以為是則當聽從若以為非則當罷黜今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不謂清時有此過舉乞令裳依舊供職以釋在

廷之疑池州副都統制率逢原就除都統制公言逢原
專横掊尅士伍咸怨淮西總領鄭湜姑按其偏將以警
之逢原懼而自劾方詔放罷不應信宿之間遽有遷擢
詔依已降指揮公復繳論之陳源除入内内侍省押班
給事中駁之不可以書讀矣公言源僭侈專横得罪高
宗投竄遠方籍入家産及許逐便以来間有恩命則臣
僚相繼論奏悉蒙開納今鎖闥迫於天威黽俛書讀臣
必不敢奉詔草詞内批張子仁除節度使公言留正輔

相初政於今五年待罪郊外而去留未決趙雄以前宰相起帥江西抱病告終而恤典不及西陲擁兵十萬呉挺物故擇代不可不謹恤終不可不至而屏去申奏以為失實當此時也乃遽獨加恩於勲舊之家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深為聖明惜之詔子仁係勲臣子可與書行公又言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為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為重陛下儻下察末議少霽威嚴天意豁然群疑氷釋事關廊廟則立賜施行憂在疆場則

亟須處置庶幾國家尊榮朝野欣豫奏雖不報然陳源竟不命詞張子仁亦不果授鉞是歲十二月遷起居郎公言陛下覆護臣子容忍不棄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比有以臺官察宰屬者矣陛下皆出之俄而並召並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駁從班者矣陛下為罷給事中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為王府官然則是俱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至如

臣不度疏賤論奏内侍不當為知省官陛下雖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禄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則是中書後省與黄門相持不决尤所未喻願陛下明人臣去就之誼自不肖臣始時上疾猶未平重華之朝稍闕大臣而下交進更諫公自以受知最深每入對必以父子天性及古今禍福安危之際委曲開陳期以感悟上心上亦為之動及孝宗有疾公蹐句三請對以為兩年以来以不過宫諫者多矣陛下間或聽之亦無過

勉彊一出臣獨私念陛下特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然而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公數奏剴切上未能聽因面乞納祿不許最後復言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若聖意釋然則群情自解轉禍為福不過反掌之間臣言不足聽當永辭闕庭是以復論人心可畏之説願陛下亟圖

之是日公論諫益切度上意弗回乃上致仕之奏上曰甚好甚好公退則申尚書省自免而歸改祕閣修撰復兼嘉王府贊讀公辭不拜今上受内禪三日詔公歸班又四日除中書舍人公三辭而後受未至命兼侍講時方博延名德之士進諸朝廷知潭州朱公熹名為煥章閣待制侍經筵與公同日造朝班行相慶公入見首言陛下嗣守丕圖宜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寛不自用之美參酌兩朝治體擇其為天下後世便

省兼行之詔知閤門事謝淵係皇太后親弟特給全俸
令同知樞密院事樓公鑰時為給事中封還録黄公言
樓鑰所駮允當望追寢前命臣失於論奏乞正鹵莽之
罪因言陛下臨御未久每事當遵守法度近因臣下妄
有陳乞往往直降内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深恐
自此浸開倖門願陛下念付託之重加兢懼之誠凡宫
禁請求斷勿垂聽兼直學士院會有詔朱熹與在外宫
觀公請對將陳其不可詔俟别日宣引公連疏言朱熹

三朝故老難進易退欣慕聖明皤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内批之下舉朝失色臣不敢書行後四日詔朱熹進寳文閣待制與郡未幾以公兼實録院同修撰公以史事宜有專官再辭不許阜陵復土上始自重華宫入居大内公首請增置諫員收用恬退之士詔問民間疾苦上雅敬公每對必虚己以聽始上在潛邸寮寀因誕日以詩為壽公與翊善黄公詩皆以開導德性兾有所規益上感二公意各親書其

詩謝之於是上屢趣公為跋語刋石同進者以上眷公厚始多忌之知閤門事韓侂冑浸竊威福倚言路以排斥忠正有上章詆公者詔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元二年夏言者復交章詆公詔降三官罷宫觀公屏居杜門一意韜晦榜所居室曰止齋日徜徉其間賓至則相與講論經史亹亹不厭故舊之在朝者或因人問公起居公皇恐遜謝而已嘉泰二年正月詔復元官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三年起知泉州公以疾力辭許之授集

英殿修撰疾益侵請謝事授寶謨閣待制以其年十有一月丙子卒於家屬纊酌酒與兄訣凝然而逝年止六十有七積階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男訃聞贈通議大夫娶張氏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封令人以婦德稱先公八年卒子男二人師轍承務郎新監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場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新光化軍司理參軍潘子順先卒次適從政郎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新處州儒學教授林子熙

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次未行孫女一人開禧元年三月庚寅師轍等奉公之喪合葬於所居前山令人之兆公剛毅洞達寛博樂易其為學先於致知充以涵養默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於躬行周於人情事物兼博約貫精粗不倚於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為先蓋其所自用功處也事兄恭謹終老不懈自奉清約閨門肅然其接人委曲周盡人人得其歡心汲引後進如恐不及小善曲

藝奬予無倦士多不遠數千里樂從公遊公隨其所長誘掖磨琢以成其材在湘中奉詔薦湖廣之士以令四川安撫制置使吳公獵為稱首其他如宋文仲楊炤蔣礪皆一時之選及在後省丞相留公正知樞密院事胡公晉臣數訪人物公為言某人有德某人有材宜兼收而踈使之毋有所偏廢二公以公言多所引用公未嘗以語人也公早有重名媢嫉者衆往往為謗語以中傷公故當孝宗有為之時主上願治之始而不得少安於

朝退而家食者前後且二十年比上念公起鎮名藩天下期以復用而公已病篤矣卒之日室無餘貲田不過二頃其葬也資友朋之賻以集事然後譏沮公者始皆愧服公在三山閱故府所藏累朝詔條凡財賦源流國史所不盡載者考之悉得其要領常以為祖宗德澤深厚而後来有司乘時易令取民之數乃過於前代宜有以變而通之故一見光宗首陳其要及轉對則乞議免役錢進故事則乞除身丁錢至上初親政則又乞出内

帑助版曹經費少寛催理以紓民力然皆言之而未及用天下不少被其澤也公既没之四年上誅韓侂胄盡黜其黨一時故老為侂胄所排斥者收用略盡使公尚在得復見上以素所考論次第條奏見於施行其所補豈有淺淺哉公有毛氏詩解詁二十卷周禮説三卷春秋後傳十五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讀書譜一卷建隆編一卷制誥集五卷文集三十卷公深於春秋其於王霸尊卑盛衰消長之際及亂臣賊子之所由来發明獨至

又以為左氏最有功於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故作章指以明筆削之義樓鑰為之序曰自有春秋以來蓋未有此書也平生篤於學易嘗為之說而未及就幼學未冠從公遊朝夕侍側者且十年公愛而教之勉以前輩學業幼學雖不敏然佩公之訓不敢自棄每視公以為出處知公獨詳敢狀其言行之大略以上於太史氏謹狀嘉定元年十一月日學生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蔡幼學狀

葉適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名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藉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

士殿臚定公對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
銓法持之遂除太學録將召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
以為編修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黄洽引王安石
事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
凡三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
茶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
是而歸鬚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光宗
逆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

書少監兼實録院編修官皇子賛讀歴起居郎舍人兼中書舍人㑹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説因乞致仕出殿不返舍改祕閣修撰復兼賛讀不至令上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録院修撰直學士院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宫居二年察官交疏削秩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三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宫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於帆遊鄉澍村前

山距家巷語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轍師朴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官買納場潘子順薛師雍林子熙徐沖皆婿也既仕未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二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内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

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義理廉耻為人才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内治則欲内朝外廷為人主一體群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為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

之義弘矣蓋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啇於古不狃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今公亦考元祐慶歷上極建隆以達於紹興之後將櫛理弦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録太學也議科舉敝法頗隱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

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不得行矣孝宗嘗於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直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來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讒之慘者奪其眷忌之巧者蔽其知而公之身竟以斥矣如彼四人者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始終則夫功烈之成就曾

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郎蔡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蚤載之詳余亦陪公遊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群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為

辭華乃學之餘内聖外王本末鴻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為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才生之甚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髙實奚惡富裂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纍其譏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䕺有蕊之芬有挐其舟音逺不聞我瞻澍村泚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止齋集附錄